

日本七夕传说研究

毕雪飞

摘要:继高木敏雄1900年发表了《羽衣传说的研究》之后,日本学者们从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对七夕传说^[1]展开论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以日本七夕传说研究资料为主线,结合相关领域的理论著作,在探讨研究内容、观点、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基础上,关注学者之间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创新的演变关系,进而从侧面解读日本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发展历程,并力图透过研究解读隐含在背后的日本社会变迁过程。

关键词:日本 七夕 牛郎织女

七夕传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非常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奈良后期和平安初期曾经掀起过文人竞相作七夕诗歌的风潮,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七夕汉诗与和歌。无论平安朝贵族的乞巧与诗歌宴会,还是江户时代庶民的翠竹祈愿,都承继了中国七夕及其传说的一脉渊源。七夕传说传入日本历史之久,渗透之深广,实属少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引起了日本学者持续的研究热情。继1900年高木敏雄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之后,日本学者从民俗学、社会学、神话学、文学、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展开论述的研究层出不穷,论文粗计几百篇,其中也有与七夕传说相关联的一些专著问世。七夕传说研究资料繁复庞杂,但是,至今为止,除了每篇论文在论述之前针对论述中心所进行的简短的相关学术研究回顾和评价以外,还没有对七夕传说研究学术史进行专门的梳理和评述。回首一百一十年的七夕传说专题研究,日本学者到底从哪些方面做了怎样的研究,这些研究反映了哪些学术问题,而这些学术问题又关联着怎样的历史、社会、思想、政治等因素,特别是这一系列问题的层层深入追踪与解决,正是本文思考与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中国牵牛织女传说的研究

日本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第一个研究的小高潮。这一时期比较有趣的是,关注七夕传说的,除了史学家以外,还有天文学家。他们主要对牵牛织女传说的形成时间或起源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这一时代的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研究的主要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新城新藏的《宇宙大观》^[3]、白鸟库吉^[4]、山本一清《走近星座》^[5]、出石诚彦《牵牛织女说话的考察》^[6]。

出石诚彦^[7]对新城新藏、白鸟库吉、山本一清等人的学说做出了批判与继承。他否定了新城新藏的“天体吸引说”与山本一清的“新星出现说”,对于白鸟库吉的“农桑思想之说”,他认为虽然是极其恰当的解释,但与后世知识人的润色有关。他提出了“因实际观测七月是牵牛织女二星隔着天河最接近的时期而产生了民间传说,地上的相隔汉水而男女思慕的现实故事在天上的投影”的观点,并肯定了新城新藏的有关二十八宿的观点。

出石诚彦在慎重批判和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前人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在文献研究方面,动用了中西方文献,扩大了文献的范围和领域,特别在绘画雕刻等资料的挖掘与运用方面,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在文献援引的过程中,出石诚彦巧妙地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为下一步论证铺开了道路。其见解,特别是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的使用,对后人影响很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主要研究者有松村武雄^[8]、和歌森太郎^[9]、森三树三郎^[10]、土居光知^[11]。这一时期关心的问题,除了关注牵牛织女传说形成的原因以外,有对牵牛织女二星聚会形成时间的关注,也有对牵牛织女传说传播与变迁的思考。这一时期的牵牛织女传说的探讨不如第一时期那样问题集中,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呈现出比较散的状态,各自之间没有形成研究的对话和交流,因此,没有出现如文献研究第一时期中出石诚彦那样的针对一个问题,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批判和继承,进而提出自己的主张的学者。

这几个研究者中,和歌森太郎和森三树三郎的研究比较突出。其中,和歌森太郎的研究中采取了历史民俗学的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其研究探索也比

较全面。森三树三郎的研究注重牵牛织女二星聚会形成时间的探讨,并在研究中有继承,他同意出石诚彦的天汉观,并进一步考证七夕仪式为何在七月七日举行的原因,指出了“因为有很多仪式举行,自然而然需求牵牛织女传说而至,事实是理论先行的法则在民间信仰的世界也一样适用”的观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主要研究者家井真^[12]、小南一郎^[13]、胜俣隆^[14]。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沿袭现代传统进一步向纵向掘进,即借助仔细的考证分析,力图超越故事表层,寻踪推源,发掘其潜在的深层文化内涵。几位研究者都做出了纵深的思考,力图对前人的文献研究有所突破。

家井真的研究有对白鸟库吉与出石诚彦的观点的继承与延伸。他的最大特色是始终将牵牛织女传说置于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考察,认为牵牛织女传说固定下来的背景就是汉代纺织业的兴盛,这恰巧暗合了牵牛织女传说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的人们的思维、信仰和意识形态。结合社会语境来研究牵牛织女传说的深层意义,可以说是家井真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突破。

如果说出石诚彦开创了对绘画雕刻等遗物发掘的精细考证的先河,那么,小南一郎就是目前为止把这种精细考证的功夫做得最到位的一位研究者。小南一郎援引了考古以及图像性的资料共计91幅,种类之繁多,范围之深广,前所未有。小南一郎的研究还体现在新方法的运用上,除了透过文字或是图像挖掘更为深层次的东西以外,他还受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的影响,在通篇的论述中,注重对神话以及神话人物的功能分析,进而抽丝剥茧,挖掘出蕴含在牵牛织女神话内核中所具有的功能性质的内容。其宇宙功能论的观点是对新城新藏的“宇宙论根本原理”的进一步生发与深挖。他的研究对后继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世纪末,由于日本学者对中国神话学史以及传说等缺乏积极的探讨与关注,从而造成了日本学界相应的研究显出了一定的局限与不足。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研究这一专题的研究者寥若辰星,仅仅有家井真与小南一郎二人,因此也就缺乏如前面几个时期的研究交流与互动,多少显得有些沉寂。但是此二人在这一专题的研究上都表现出了继承与创新,显示出了研究新意与深意,也算是多少弥补了这个时期这一专题研究的不足。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逐渐展开,使得研究范式随之转

变,这一专题的田野作业突出实践者是君岛久子。^[15]她的实践成果表现在以羽衣故事为题的系列论文里。田野作业的研究范式虽然为中国牵牛织女传说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君岛久子对于已有的材料选用的是二三十年代搜集的故事资料,^[16]参加的是佐佐木照明组织的西南联合调查组,^[17]其材料也就不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故而她对故事的分类、绘制分布图以及描绘的流传区域等研究内容及结果,都明显地暴露出了不足的一面。

中国牵牛织女传说的研究,参照其研究内容、观点、方法、范式等因素,能够看出前后研究的批判、继承与修正等学术成果的演变关系。在此基础上,从一个侧面也能透视出日本的神话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神话学及民间文学的研究轨迹。由于日本的汉学传统,特别是江户时代逐渐成熟起来的国学注重文献传统,再加上明治维新时期吸纳西学之风,因而使得日本神话学研究起步之初就融合了“和、汉、洋”三者之风。中国牵牛织女传说研究,初始既作为日本神话学研究发轫之作而走在前列,并在学者们对神话研究方法的积极探索与讨论中逐渐得以深入。审视这一传说的研究过程发现,文献资料研究中,学者们基本都是以史学的视角,以神话学研究为中心,针对其中一个或是几个问题,探寻其实质性的内容。虽然和歌森太郎以历史民俗学为视角的研究在这一专题中有着重大突破,但少见附和及追随者。从研究互动来看,除了早期的文献研究能够看出研究中的讨论以外,之后的研究缺乏交流,特别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对中国神话学史以及传说等缺乏积极的探讨与关注,在文献研究方面,研究者明显减少,关注点也明显不足,自然成果也就不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田野作业的展开,研究范式的转换,为牵牛织女传说的研究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在牵牛织女传说的口头传承归类及分布研究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由于参与田野作业研究的人少,田野作业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地区,因此,在此基础上的资料分析就很难看到牵牛织女传说的全貌,也就无法更为全面地展开这一专题的口头传承的诸多方面的研究。

二、日本民间传承中的七夕传说研究

日本民俗学自草创时期开始,就重视研究语言传承中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东西,

研究故事的模式、传承形象的特点,进行体系、变异、故事类型的比较,强调民间文学的口耳相传性及其讲述环境。在日本民俗形成发展中自成一体的民俗调研的背景下,很多民间传承在民俗学草创之初即倍受关注,因而也就得到了大量的挖掘和研究,包含七夕传说在内的日本羽衣故事即为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例。包含七夕传说在内的日本羽衣故事在1900年高木敏雄的《羽衣传说的研究》一文中,被高木称之为日本故事宝库中贵重的财宝之一,在日本神话学研究之初作为重要的范例,开始登场并倍受瞩目。因此,在日本民俗学草创之初,这个�故事的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民间口头传承也进行了大量的挖掘和研究。从最初的记录整理到故事类型和构造研究,再到故事的传播和地域研究,包含七夕传说在内的日本羽衣故事的研究过程事实上反映了日本口头传承研究的一个发展历程。

折口信夫以国文学研究见长,其国文学与民俗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创了民俗学研究的新境地,他的研究对后继研究者影响深远。对于故事传说的研究,折口信夫立足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历史文献,结合一些田野资料,挖掘出独特的词汇,并以独特的词汇为核心进行伸展和论述,他的学问特征是通常称之为“折口词汇”,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学问和柳田的学问截然不同,折口的故事传说研究均与他所提出来的“词汇”有关。在包含七夕传说在内的日本羽衣故事的研究中^[18],他提出了“水の女”(水之女)的词汇,并以此为核心,通过对记纪神话^[19]的剖析,独辟蹊径,展开了自己独到的论述,提出了“七夕传说及其信仰日本自古就存在”的观点。折口信夫开创的国文学结合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对后继研究者影响深远,他的弟子仓林正次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同时,他的七夕传说研究观点,成为强调所谓大和精神的一个支点,得到了很多后继研究者的追随。

对于日本七夕传说研究,如果说柳田国男在《日本昔话名彙》^[20]里做了整体性的工作,那么,他在《眠流考》^[21]《犬饲七夕谭》^[22]这两篇文章里,就是从细微处着眼,对七夕传说以及相关内容做了一个精细的考察。《眠流考》一文主要以七夕仪式为中心,考察了信州(现在的长野)、关东地区、熊本、秋田、青森等地的七夕的主要仪式眠流^[23](也叫七夕流)及其各地异同与变迁等内容。《犬饲七夕谭》一文主要围绕七夕传说进行了调研、整理和论述。从故事的采集地来看,几乎纵贯了日本全土,这些地方的13则七夕传说虽然没有覆盖整个日本,因为带有地方特色,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从内容的记载上看,也比较详细;从故事的内容及类型上看,各地的异同也很明了,反映了同一种故事在不同地点流传的差异性。这些让我们了解到了19世纪初日本七夕传说在各地的流传状态。但他的研究材料很多并非来自身体力行的调研,他的具体做法是,将弟子派往各地进行调研,回来向他汇报,在此基础上讨论研究。因此,研究之中的局限可想而知。日本民俗学界对他的这一做法也时有批评之声。以国际比较为前提的民族学和比较神话学的一些学者对柳田国男只是倾注精力对国内资料进行搜集这一做法也有所批判,但是对于故事传说的资料搜集却是后来研究的一个基础。仅凭一两个话型相似或是类似就进行简单的比较,也是日本民俗学草创时期比较忌讳的问题,这也是柳田国男一直主张“一国民俗学”的原因之一。

随着民间传承调研材料的搜集与整理,对其进行文本构造与类型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关敬吾对日本七夕传说研究,主要包含在羽衣故事、异类婚姻故事或是日本“天人女房”故事的研究里。主要有:羽衣考^[24]、婚姻·异类老婆之天人老婆^[25]、羽衣故事^[26]、天人老婆型^[27]、天女^[28]等研究论文或是包含在专著里的部分论述内容。关敬吾对日本流传的“天人女房”故事进行整理、分类,抽出其中的共性的东西,确定日本的这类故事类型。其分类整理工作精细,基本覆盖了日本的所有故事。

关敬吾又是日本故事构造分析理论运用的先驱。在《昔话历史》里,关敬吾展开故事构造分析是以异族女性与男性结婚为主题研究的。指出故事是由母题、母题的复合以及行为三要素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母题的复合,母题有机地复合在一起,构成具有一个意义的故事,这是故事的类型。顺应故事的这些性质,关敬吾将故事构造研究分为三个部分:1.故事的母题研究,2.个别故事的研究,3.同一系列的故事群的研究。在对“天人女房”故事的整理分析的过程中,关敬吾以构造分析为主要研究理论,将这一类故事分为八个亚型,即始祖诞生型、氏神型、离别型、再会型、幸福婚姻型、养女型、难题求婚型、吹笛婿型,并对每一个亚型的主要内容、流传地以及流传圈进行了整理与分析,他认为再会型、难题型和七夕传说结合得最为广泛,流传得也最为普遍。

对于包括七夕传说研究在内的“天人女房”或是“羽衣谭”这一故事群,关敬吾

不仅使用了故事构造分析法、分类和类型研究,还从故事的比较研究上、文学与传承的关系上、故事与传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整理。在这个故事群的研究上,可以说,关敬吾做到了全方位的、多视角的审视、分析与判断。关敬吾的这种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不仅使得整个故事群丰富多彩的内容与形态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也使这个故事群的研究日趋丰满,随着许多谜团的逐一解开,其研究方法论也逐渐成熟饱满。在一个专题上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肯下功夫的研究者实不多见,关敬吾无疑是这其中做得最好的研究者。

关敬吾的分类以及类型分析工作影响了以后的故事研究者,之后的故事研究者,如大久间喜一郎、君岛久子、福田晃、大岛建彦、广田收等研究者,无论从方法论上还是故事的基本分类上,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关敬吾的研究方法与分类。如大久间喜一郎的《白鸟故事原型和类型》^[29]、君岛久子《东洋的天女们》^[30]、福田晃《天人女房的类型》^[31]、大岛建彦的《日本的昔话与传说》^[32]、广田收的《类型“天人女房”考》^[33]等几篇文章,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日本“天人女房”的类型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和理解。其后的故事研究也深受关敬吾的故事构造分析理论运用的影响,小松和彦、小泽俊夫、川森博司等人就是在关敬吾的影响下自成故事构造研究体系,在日本故事研究领域内取得很大的成就。从故事构造和类型研究来看,在日本无人能出关敬吾之右。

随着对故事的内容、类型、构造等方面研究的逐渐深入,继之而来的是对同一类故事不同地域流传所体现出来的特色和传播的思考。日本的“天人女房”故事因其流传的特殊性,也因其流传地域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使得其在传播与地域性的表现上独具特色,因此,在故事的传播与地域性的研究上,常常作为主要范例被提及或是引人思考研究。柳田国男、关敬吾、君岛久子、大岛建彦等研究者在对日本各地流传的此类故事进行调研、整理、分类等工作中,涉及到了故事的地域性的异同和流传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福田晃将此类故事的地域性和传播研究更加推进了一步。^[34]福田晃的研究不仅显示了对故事类型的重新思考和分类,而且在故事的地域性和传播方面做出了明确的标示和研究,显示了此类故事研究的发展。在分类和文本构造的基础上对故事的地域性和传播的思考,是田野作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的结果,福田晃在关敬吾、君岛久子等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羽衣故事的地域特色和

传播问题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考察,认为与中国和朝鲜的同类故事的关联比较,是解开此类故事传播密码的主要途径。

如果说福田晃是对包括七夕传说在内的“天人女房”故事的地域性和传播的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的话,臼田甚五郎^[35]、石川纯一郎^[36]、金田一京助^[37]等研究者则从微观处入手,对此类故事的地域特征和传播进行地区性的特色研究。臼田甚五郎对秋田县、山形县等地的记录和地域性的分析,是此类问题的细微探讨;石川纯一郎是在高知县的“天人女房”故事和七夕祭文调查资料搜集基础上来讨论故事讲述和巫歌的传承形态的,是对七夕传说的特殊传承和地域性的特色研究;金田一京助对阿依努羽衣故事的研究,不仅体现了此类故事的地域特色以及民族特色,也填补了柳田国男—民俗学理论下阿依努族羽衣故事研究的空白。

通观日本民间传承中的七夕传说研究过程,能够看出日本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是日本民俗学草创之初的工作重心,因此,这个故事的研究很早就得到了柳田国男、折口信夫、关敬吾等民俗大家的关注和研究。田野作业是日本民俗学的传统,日本民间传承中的七夕传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传统,从初始、展开,到深入,自始至终都是扎根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这一传承的研究,从最初的采集、记录与简单的分析,到文本构造与类型的分析,再到地域与传播的思考,体现了日本民间传承中口承文艺的研究历程。这一传承的研究,从最初的日本国内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研究,到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朝鲜(包括韩国)的同类故事的关联研究,尤其是深层信仰的挖掘,使得这一研究更具广度和深度。研究视野的扩大,体现了日本民俗学研究中的“一民俗学”向世界民俗学的发展。

三、中日比较视野中的七夕传说研究

明治时期,吸收了西方理论的日本神话学研究,从确立之初就具备了世界性的视野。高木敏雄在《羽衣传说的研究》里,将中国的《玄中记》中毛衣女的内容与日本羽衣故事进行比较,并将日本的民间文学放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去考察,其研究方法吸收了地理历史学派的比较研究立场,将很多文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中抽出确定因素的比较文献学的实证性研究,^[38]在方法论上具有先驱意义。

至日本的大正时期(1912年-1926年),比较研究主要表现在中日故事类似性的比较上,这也是中日比较研究的倾向之一。具体做法是将日本故事的一个类型或者是情节、主题等抽出,到中国资料里去寻求类似性,再就类似点到中国文献里去溯源,以寻找故事的源头。^[39]南方熊楠与高木敏雄往复的书简当中的有关于毛衣女和羽衣故事的探讨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二人主要以文献的搜寻和同类故事的类似性研究为中心展开了意见交换,这些文献涉及到中国、日本以及印度一些典籍,在这类故事文献挖掘上具有先驱性的意义,也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方法启示。

稍后一些的西村真次在上田敏^[40]、芳贺矢一^[41]和高木敏雄的研究基础上,以天鹅处女型故事为例探讨了神话学的研究方法论和比较研究方法。^[42]他对世界上各个民族的白鸟处女型故事进行搜集整理,并绘制出白鸟处女型故事分布图。其中涉及到了世界各个民族的羽衣故事近五十个,遗憾的是没有提及中国最早的毛衣女的故事,只涉及到了中国境内蒙古族的羽衣故事。(有高木敏雄的研究在前,为何西村真次无视中国最早的毛衣女故事,不得而知。)他不仅继续延展了文献类似性的比较研究,而且他注意到了同类故事的发生、分布和展开,为其以后提出的文化移动论学说也做了一些铺陈准备。

这种文献类似比较研究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学者都使用这一研究方法。在类似比较研究中,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文化类似起源和文化传播等问题。师承高木敏雄的村松武雄在《神话传说支那五千年》^[43]研究中认为,对中国神话传说的研究,不但是了解中国,也是为了了解日本所必须做的事情;藤泽卫彦在《日本传说研究》^[44]研究里,以民俗学的立场,中国古典文献和日本文献交叉并用,延续了文献类似比较研究方法,从传说的思想性上考虑到了七夕的传播的问题;大久间喜一郎在《七夕故事传承考》^[45]中采用了国文学和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古代中国、古代日本的七夕故事为轴,考察故事的背景和传承情况,否定了折口信夫提出的“七夕传承在日本古来有着本土的信仰”这一观点,认为七夕传说在万叶时代是二次传来的。

比较研究的另一种声音是中(日)西比较,代表人物有土居光之、井本英一。^[46]前者是与将日本、中国的一些材料与欧洲的比较,后者主要是对中近东的羽衣故事的比较。二人均列举了世界很多类似现象,只可惜,文中列举文献错误百出,再加上

很多的论述缺乏必要的引证与令人信服的分析，因而暴露出了这一方法的局限与不成熟。

随着田野调研的展开，故事传说类似研究逐渐发展为起源探索。他们以日本方面为坐标轴和中国故事进行比较，以历时性的解释为主，主要着眼点放在探寻各种意义的故事起源上。具体做法是：抽出日本一个通俗的故事类型，推定其发生地和源流；或是拿出一个主题，追溯历史和民俗事项，解释故事的起源或分布；或通过故事解明在其他领域的资料里难以找到的历史或是民俗的深层含义。^[47]

大林太良的有关于七夕传说研究的论述见他的《银河之路》^[48]和《中国·东南亚星型羽衣故事》^[49]，其视角虽然不是以七夕传说为中心，但多半内容都与牵牛织女传说有关。他将牵牛织女传说置于东亚银河信仰之中，通过比较，对牵牛织女传说的产生、流传以及与日本、朝鲜的异同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对前人研究的重视，对新材料的选用，体现了文献结合田野的比较研究的进化。特别是在故事的源头探索方面，显示出了他对比较研究的深入思索。

君岛久子在她编的《日本民间传承的源流—日本基层文化探究》一书里，发表了名为《中国民间传承和日本—以羽衣·浦岛为中心》^[50]一文，阐述了她从民间传承方面探究日本文化源流的基本理念。她从口头传承的羽衣故事、文献记载的讨论、故事的变化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她的研究，不仅说明羽衣故事的流传之广，及背后隐含着深层文化的根源，也可以清楚地探知古代文化的流动、交流、交融等各种活动。从这一点来看，民间传承的这种研究方法应该值得继承和发扬。

随着文献研究的发展和田野调研的深入，有关故事传说的各种类型以及各地流传的版本相继面世，在故事类型研究和构造分析等研究方法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

君岛久子《中国的羽衣故事—与日本的羽衣故事比较》^[51]一文，体现了她对日本羽衣故事（包括七夕传说在内）类型比较和源头的探索，她认为日本羽衣故事的源头就在大陆民间传承里。从中日故事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说，君岛久子的研究是较早的，她一系列的羽衣故事的研究，为其他故事比较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范本和启示，也反映了日本上个世纪60-80年代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历程。

稻田浩二的故事研究最突出的业绩是有关于故事的类型研究，关于七夕传说

的类型比较研究在他的《故事“天人女房”类型的生成——以核心母题为中心》^[52]一文中有所涉及。他从“天人女房”故事的核心母题入手,来探讨故事类型的生成。稻田浩二以类型研究为使命,批判继承了柳田国男、关敬吾为中心的先学们的类型研究,从对“天人女房”的研究中也可窥见一斑。在此基础上,他将这类故事的比较研究推向更深层的思考,即不再是单纯的同类故事的内容、类型等的方面比较,体现了日本故事类型比较研究的发展。

新世纪的比较研究不多,只见几篇零散的论文出现。^[53]从方法论上看并没有什么突破,但从内容上来看,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古典文献与现传故事材料的并用,无疑为这类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气息。

结 论

从1900年高木敏雄的《羽衣传说研究》开始算起,日本七夕传说研究至今已跨越了110年的历史。自高木敏雄的神话学研究发轫之初,日本七夕传说就受到了诸多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讨论热烈,学者们从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展开论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日本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非常注重广泛搜集资料,对史料的考证和分析细致入微。同时,日本学者也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很注重对相关理论模式的审视、辨析和修正,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内在连续性和深入性。由于他们的研究目的各有不同,研究内容各有偏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理论时有异同,使得七夕传说研究呈现出“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氛围,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研究成果,激励着后继研究者。见微知著,纵观日本七夕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了日本民间传承的研究历程,反映了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国文学研究中的深入思索和研究方法的尝试,体现了民俗学、历史学、国文学等各个领域之间的研究交流互动与渗透影响。

[1]按照中国七夕中主要的传说来看,“七夕传说”这一口头传承应该是包括牛郎织女传说在内的和

七夕有关的诸多传说。日本七夕传说在内容上的界定却与此有着较大的不同。从搜集到的研究资料来看,在对中国牛郎织女故事的研究中,对故事名字的称呼基本保持了中国的说法;在有关日本七夕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基本上都称日本的“牛郎织女故事”为“七夕说话”、“七夕物语”或是“七夕传说”,把七夕节俗以及七夕传说合称为“七夕传承”,把七夕节庆称为“七夕祭”或者是“七夕行事”,把乞巧仪式称为“乞巧奠”,这些已是日本学者在七夕研究中达成共识的说法。基于中日研究中说法上的分歧,将中日“七夕传说”取公约数,其内涵确定为,具有男女主人公隔河一年一度相会的主要故事情节,外延确定为包含这一主要故事情节在内的一系列的传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律纳入本研究的视野。

[2]除了高木敏雄的《羽衣传说研究》中涉及到这部分研究以外,还有长井今风的牵牛织女传说研究。长井金风:《天风姬原义——牵牛织女由来》原载于《艺文》第8年第4号,日本鸡声堂书店,1917年。本文参考了叶涛、韩国祥:《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研究卷》(本卷主编为施爱东)P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新城新藏:《宇宙大观》(七夕物语),岩波书店,1927年,第273-274页。

[4]一说白鸟库吉的有关牵牛织女传说的论述见《白鸟库吉全集》第八集,查找这本资料并未见相关研究,本文有关白鸟库吉的研究来自于出石诚彦的《牵牛织女说话的考察》一文。

[5]山本一清:《星座の親しみ》,厚生閣書店,1911年。山本一清的这本书被数次再版。

[6]出石诚彦:《牵牛織女説話の考察》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文学思想研究》第八,1928年、《支那神話伝説の研究》所収,中央公論社,1943年。

[7]出石诚彦(1896.2-1942.5),千叶县出身,日本大正(1912-1926)至昭和(1926-1989)前期的东洋史学者,专业是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有《支那神話传说研究》等。出石诚彦是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的学生,并深受二位大师的影响。

[8]松村武雄:《神話伝説支那五千年》(中国的天鵝处女型故事——十七羽衣传说),東京天松堂,1938年。从内容上看,松村并没有论述,只是将故事的内容记载下来,后面注明文献的出处而已。

[9]和歌森太郎:《日本民俗論》(七夕习俗の展开),千代田書房,1947年,第123-182页。

[10]森三樹三郎:《中国古代神話》(中国星辰的神话),清水弘文堂書房,1969年,第200-207页。

[11]土居光知:《神話伝説研究》(第一章 神話伝説の伝播と流転 五、古代中国における牽牛織女ものがたり)岩波書店,1943年,第54-90页。

[12]家井真:《牵牛织女相会传说起源考》,《二松学舍大学论集》,1979年,第55-78页。

[13]小南一郎:《西王母と七夕伝承》,平凡社,1991年;《中国の神話と物語り》,岩波書店,1999年。(中文译本:《中国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中华书局,2006年。)

[14]勝俣隆:《七夕伝説の発生と変容》,古事記年報(49),2007年,第1-23页。新世纪的研究不多,勝俣隆的研究是比较出色的一篇。

[15]君島久子发表了有关中国羽衣故事(包含牵牛织女传说在内的)的系列论文。如《東洋の天女た

ち 羽衣伝説をめぐって》,载《民話と伝承——世界の民族》,朝日新聞社,1978年,第159-160页;《中国の羽衣説話——その分布と系譜》,《日本中国学報》,1967年二十四号,后收录于《日本昔話研究集成》(编者:福田晃),第2卷,《昔話の発生と伝播》,名著出版社,1984年,第183-210页;《中国の羽衣説話——日本の説話との比較》,载《中国大陸古文化研究》,第一集,《中国少数民族特集》,中国大陸古文化研究会,1965年,第17-27页;《中国民間伝承と日本 羽衣・浦島を軸として》,《日本民間伝承の源流 日本基層文化の探求》,小学館,1989年,第310-329页。

[16]从文献资料的使用来看,对于已有的故事,她采用的是第一阶段采集的资料,第一阶段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主导的,从海岸线开始的民间故事采集,由于这次采集没有深入到内地,后又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所以,资料不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同时,从时间来看,故事有着一定的传播与发展,旧有的资料难以解释新时代下的传承状况。

[17]她参加的是佐佐木照明组织的联合调查组,主要是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调研,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西南地区的羽衣故事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特色,却不能覆盖中国全土的同类故事,尤其是不能代表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的牵牛织女故事。

[18]折口信夫的关于七夕传说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水之女》(《水の女》,最初发表于1927年9月《民族》第二卷第六号和1928年1月《民族》第三卷第二号,后收录于《折口信夫全集2》,(中央公論社,1954年,第80-109页);《七夕祭りの話》,发表于1930年7月《旅と伝説》第三卷第七号,后收录于《折口信夫全集15》,第169-184页);《七夕祭祀》(《たなばた供養》),收录于《折口信夫全集15》(第185-195页)等。

[19]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统称为记纪神话。

[20]柳田国男在《日本昔話名彙》这本书里,记载了当时搜集来的各地的故事,主要是将其分类,标明采集地,并注明与其他故事的结合形态等内容。其中将日本各地的“天人女房”故事归在“幸福的婚姻”这一栏内。柳田国男:《完形昔話 幸福なる婚姻 天人女房》,载《日本昔話名彙》,日本放送协会编,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刊,1948年,第22-24页。

[21]《眠流考》一文主要以七夕仪式为中心,考察了信州(现在的长野)、关东地区、熊本、秋田、青森等地的七夕的主要仪式眠流(也叫七夕流)及其各地异同与变迁等内容。柳田国男:《眠流し考》,载《年中行事觉书》,修道社,1955年,第115-142页。

[22]柳田国男:《犬飼七夕譚》,载《年中行事觉书》,修道社,1955年,第143-160页。

[23]眠流:在日本民间古代传承里,七夕祭在六日晚举行,第二天早晨将挂满短册(上面写有祝愿的五颜六色的长方形的小纸条)的“青竹”顺河漂流,也叫“七夕送”、“七夕流”,将本来是在七夕仪式中使用的青竹顺河或是顺海漂流,已成了惯例。最有名的是仙台的七夕,举行“眠流”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为了不污染水源,几乎所有的地区都不再漂流青竹,而是烧毁,或是漂流到途中打捞上来再行烧毁。

[24]关敬吾:《羽衣考》,最初发表在《民族研究》,昭和十七年(1942年)十二月,后收录于《关敬吾著作集》,卷4,《日本昔話の比較研究》,同朋舍出版,1980年,第74-89页。

[25] 关敬吾:《十二 婚姻・异类女房(天人女房)》,载《日本昔話集成》,第二部,《本格昔話》,角川書店,1953年,第172-196页。

[26] 关敬吾:《伝承と文学(羽衣譚)》,载《日本文学研究の窓》,见風巻景次郎 井本農一編:《日本文学入門》,角川書店,1968年,第60-64页。

[27] 关敬吾:《天人女房型》,《关敬吾著作集》,卷3,《昔話研究法と伝説》,同朋舎出版,1981年,第157-158页。

[28] 关敬吾:《天津乙女 天人女房》,载《关敬吾著作集》,卷2,《昔話の歴史》,同朋舎出版,1982年,第157-209页。

[29] 大久間喜一郎:《白鳥処女説話の原型と類型》,载《古代文学の源流》,桜楓社,1965年,第115-126页。

[30] 君島久子:《東洋の天女たち——羽衣伝説をめぐって》,载《民話と伝承——世界の民族》,朝日新聞社,1978年,第145-178页。

[31] 福田晃:《天人女房譚の類型——昔語り(伝播と地域性)》,载《神語り・昔語り伝承世界》,第一書房,1997年,第261-277页。

[32] 大島建彦:《「天人女房」の昔話》,载《日本の昔話と伝説》,三弥井書店,2004年,第26-39页。

[33] 広田収:《話型「天人女房」考》,载《説話・伝承の脱領域》,载《説話・伝承学会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論集》,岩田書院,2008年,第373-392页。

[34] 福田晃編:《昔話の発生と伝播》,载《日本昔話研究集成2》,名著出版,1984年,第17-18页;福田晃:《天人女房譚の類型——昔語り(伝播と地域性)》,载《神語り・昔語り伝承世界》,第一書房,1997年,第261-277页;福田晃:《天人女房譚の始原的伝承》,载《南島説話の研究》,第三編,《南島説話の展開》,法政大学出版局,1992年,第279-316页。

[35] 白田甚五郎:《天人女房》(1-8),载《国文学》,1973年1月号至8月号,学灯社。

[36] 石川純一郎:《説話と巫歌の伝承形態——天人女房譚考》,载白田甚五郎編:《口承文芸の総合研究》,三弥井書店,1974年,第147-162页。

[37] 金田一京助:《沙流アイヌの羽衣伝説》,载《金田一京助全集》,第10卷,三省堂,1992年,第59-78页。

[38] 野村純一編:《人とその研究:高木敏雄と松村武雄》,载《昔話・伝説必携》,学灯社,第188页。

[39] 加藤千代:《日中の比較——差異からの出発》,参见昔話研究懇話会編:《昔話の比較》,三弥井書店,1988年,第83页。

[40] 上田敏:《羽衣伝説数種》,载《上田敏全集》,第六卷,改造社,第147-153页。

[41] 芳賀矢一:《芳賀矢一文集》,富山房,1937,第277-283页。

[42] 西村真次:《神話学概論》,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27年,第300-402页。

- [43]松村武雄:《神話傳説支那五千年》,天松堂,1938年,第64-81页。
- [44]藤沢衛彦:《七夕二星の伝説 天界神話》,《日本傳説研究(五)》,三笠書房,1935年,第61-108页。
- [45]大久間喜一郎:《七夕説話伝承考》,《古代文学の伝統》東京:笠間書院1978年,第283-303页。
- [46]土居光知:《比較文学と万葉集 七夕の歌》,载《古代伝説と文学》,岩波書店 1960年,第37-44页;《神话·传说の研究》;岩波書店,1943年,第54-90页。井本英一:《中近東の羽衣説話》,载《世界口承文学研究》,1982年,第289-305页。井本英一:《七夕の話》,载《中近東の羽衣説話》(第85-104页),法政大学出版社,1989年。
- [47]加藤千代:《日中の比較——差異からの出発》,载《昔話の比較》,三弥井書店,1988年,第83-84页。
- [48]大林太良:《銀河の道虹の架け橋》,小学館,1999年,第26-62页。
- [49]大林太良:《中国・東南アジアの星型羽衣説話》,载《東南アジア・インドの社会と文化(上)》,山川出版社,1980年,第323-343页。
- [50]君島久子:《中国民間伝承と日本——羽衣・浦島を軸として》,载《日本民間伝承の源流——日本基層文化の探究》,小学館,1989年,第310-329页。
- [51]君島久子:《中国の羽衣説話——日本の説話との比較》,载《中国大陸古文化研究》,第一集,中国大陸古文化研究会,1965年,第17-18页。
- [52]稻田浩二:《昔話「天人女房」タイプの生成—その核心モチーフをめぐって》,载《日中昔話の比較》,三弥井書店,1993年,第148-165页。
- [53]如杉本妙子:《七夕传说的比较文化—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的比较》,载《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2006年,第101-118页;篠田知和基:《天人女房与世界类话》,载Hiroshim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ume 13 ,2007年,第93-119页。

(毕雪飞: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浙江杭州 311300)